

我深爱这片土地

——一位女兵来自喀喇昆仑山的报告

汪 瑞



巡逻救护伤员。

长的寒季，蔬菜就只有土豆、萝卜、白菜等冬菜；甚至连冬菜也没有了，只能靠海带等脱水干菜；甚至连干菜也没有了，只能用酱油拌米饭。当期盼已久的暖季来临，偶然看到萌发的绿草，心中顿时充满望外的惊喜。虽明知不能吃，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滴下几根，放到嘴里嚼一嚼，感受一下久违了的植物的清新。色香味俱全的水果更是想象中的奢望。

女儿家都是爱美的，但在高原的女兵仿佛不知道追求美。那是因为，对生命而言，任何时候生存都是基本需求，而在高原的生存又是如此艰难，以至于让人不由忽略了对美的追求。我不会穿制式衬衣、制式短袖，更没有穿过裙子，并因此而出过洋相，遭遇尴尬，甚至被人疑为“作秀”。不会穿是因为我没有穿过，没有穿过是因为在高原我从没有机会穿衬衣、短袖和裙子。喀喇昆仑山早已被地质学家定义为“永冻层”。因寒冷，地表下是如磐石般坚硬亿万年来未曾融化的冰层。即便是最温暖的暖季，我们的迷彩服里也必须加穿秋衣秋裤，才不至于受凉感冒。在高原的日子，我几乎都是穿迷彩服度过的。因为迷彩服宽松、舒适、耐脏，还能够经得起一日数百里、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。只是迷彩服遮掩的身影从不见女子曲线窈窕，唯见与男儿一般的壮硕。剪裁合体，能够彰显女兵飒爽英姿的常服、礼服只能被我羡慕的目光一遍遍抚摸，在心底一次次向往。

露宿渐渐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住过越野车的车座，那是战友们对女士的优待，因为卡车的车厢里挤满了露宿的战友；住过卡车驾驶室，那是在群山之中，我实在无法在挤满男战友的简陋小店中再挤进自己，无奈之下央求驾驶员把他的居所让给了我；曾经与陌路男子在“死人沟”同居一室，那是因为对方圆数百里的雪原我们别无选择；曾经与男战友同宿一顶帐篷。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那是因为身体朝向炉火一侧尚有暖意，朝向帐篷一侧则冰冷刺骨，渐渐如同被浸到了冰水中一般，不得来回翻转烘烤身体，不至于身体朝向帐篷的一侧真正冻成冰块。

日子很难，但最难而且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却是如厕。

防区均为旱厕，拔地悬空十余米。胆战心惊地蹲在窄小的脚踏板上，长方形的孔洞仿佛一个巨大的抽风机，丢下的废纸不但不会落下，反而如同一只只巨大的飞蛾，忽忽悠悠飘摆而上，让人避之不及。更有甚者，每当遇到旋风助力，厕底沉积的各种脏屁如同一群疯狂的蜜蜂，从狭小的孔洞中蜂拥而出，不由分说地扑到身上脸上。也因此小小的女厕虽然经常打靶，但仍然时常堆着厚近十厘米、没及脚脖的脏屁。

还有如厕时的高度紧张。防区原本没有女士，也就根本没有女厕所之说。因我的到来，男厕相邻的有两个蹲位的狭小空间被指定为女厕。但一方面也许大家还不适应原男厕的“职能转换”，一方面可能有时候男厕高峰期过于拥挤，所以仍有人时不时地到女厕来。这就每每使蹲在其中的我高度紧张，极力辨别着是否有脚步声接近，以便及时通过咳嗽、跺脚等方式发出声音，表示自己的存在。有时风声太大，直到声音出现在近在咫尺的拐角处才发现，虽然及时通过咳嗽“吓走”了对方，也使自己紧张不已。

15年里，一次次遇险，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2002年6月，在库地达坂，差一点被一辆卡车冲下万丈深渊；2003年7月，在麻扎达坂，差一点被坍塌的山石砸成肉饼；2006年7月，翻越小子达坂和老子达坂，经历了泥石流塌方的危险、也经历了车辆如壁虎爬山般令人胆战心惊的高难度动作；2007年9月，到什布奇边防连，走过普沙达坂、马阳达坂，趟过厚达90多厘米的积雪，一次次触到了阎王爷的鼻子，又一次次侥幸逃脱；2007年10月，车队临时调整，将我从一辆车调往另一辆车，换车后不到3个小时，我原先乘坐的车辆便连打几个滚，面目全非地躺在了红土达坂的荒原上。最危险的是2008年6月，在黑卡子达坂，我们差一点被一辆载重卡车挤扁在山崖间。那一刻，面对突然挤过来的庞然大物，我惊呆了，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。驾驶员眼疾手快，驱使越野车奋力窜上路边的山腰，越野车车顶几乎是擦着巨大的卡车车轮冲了出去，我们才逃过了一劫；更侥幸的是，冲出去的越野车虽然大力摇晃得几乎站立不住，却最终停稳了，而没有翻到另一侧的深洞中。有一次侥幸，还有一次……

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，渐渐习惯了高原的苦，也看淡了高原的险，但永远无法忍受的是母子分离那撕心裂肺的痛，永远难以消除的是作为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、一个女儿的深深愧疚。

记得第一次离开孩子，孩子还不满周岁。去车站时我坚持把熟睡的孩子抱在怀中同去车站。看着孩子甜甜酣睡的小脸，泪水一颗颗滴落在孩子的脸上。到车站了，孩子睁开懵懂的眼睛，看到眼前的妈妈，脸上瞬间绽放出一朵灿烂的向日葵。而年迈的母亲看着泪水连连的我和快乐欢笑的孩子，忍不住泣不成声。车开了，孩子欢快地向缓缓驶离的火车摆着手。他不知道，妈妈此去便远在天涯。多么想再多看看孩子，但眼中怎么也抹不干的泪水像一道密实的水帘遮挡了视线，使一切都显得朦胧而模糊。

到了喀喇昆仑山，通讯很不方便，偶然打通一次电话，仿佛中了头彩般惊喜。妈妈告诉我，离开家的那几天，无论孩子白天玩得多开心，到了傍晚，一定如归巢的鸟儿般寻找妈妈。于是，他蹒跚着走遍每一个房间、找遍每一个角落，寻找妈妈的踪影。他希望妈妈是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，随着他的声声呼唤，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但最终孩子只能在失望的呜咽中睡去。妈妈告诉我，我留下的录像带成了最令孩子伤心的东西。原以为孩子看到妈妈的影像会开心，事实却恰好相反。每次只要放出影像，孩子无论在做什么，都会立刻专注起来，他认真寻到声音来源，欢笑着飞快朝会说话的妈妈爬去。到了电视前面，却怎么努力也无法爬到近在咫尺的妈妈怀里，于是孩子又飞快地绕到电视后面，却惊奇地发现妈妈也不在这里。当孩子终于明白，这个近在咫尺的妈妈不会把他搂在怀里，也不会亲亲他的小脸，终于坐在电视机前泪如雨下。妈妈告诉我，孩子只要在电视上看到女军人出现，就会叫妈妈；到街上，看到所有的男军人都会追上去叫爸爸。妈妈告诉我……每一次，电话的那头是唧呀的雅语，电话的这头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的我。每一次探亲归队时的母子分离，都会把我

我伤痕累累的心残忍地撕得粉碎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孩子渐渐有了追随父母的能力。2002年回乡探亲即将归队，亦如以前每一个假期结束的前奏，我开始疯狂采购物品整理行装。孩子每每看到墙角的红皮箱便禁不住泪如雨下。因为怕我难过，孩子总是尽力控制着自己，压低了的抽泣声伴随着如雨的泪水。稚儿的哭喊固然令人心碎，而幼儿压抑的抽泣更令人心痛得无以复加。在孩子的坚决恳求下，我答应带他到喀什。虽然也曾给孩子解释，喀什驻地离妈妈的防区还有近1600公里的山路。可对一个幼儿来说，距离的概念总是那般抽象，只有紧紧追随即将从生活中消失的妈妈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。但这是令我至今后悔的一个决定。回到山下驻地营区稍作停留我便踏上了去防区的路。丈夫也在边防连，家中只剩下孩子孤零零一个人。只有6岁的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面孔，一下懵了。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。孩子在电话的那一头泣不成声，我拿着手机泪流满面。车到叶城普沙，手机信号便断断续续，继而就彻底没了信号。我不知道孩子一个人在房间连电话里妈妈的声音也听不到会是怎样。也许孩子在不停地徒劳地拨着电话，但话筒里永远是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：“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……”当黑暗降临时，一个6岁的幼儿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妈妈，但妈妈在喀喇昆仑山的腹地，什么也做不了，连打一个电话也不可能。我仿佛看到孩子在暗自垂泪，伤心噙泣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是一个人在喀什那间被称做“家”的房子里。年幼的孩子每天提早起来，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喀什去上学。傍晚放学回来，有时能赶上吃一点大灶上的剩菜凉饭，更多的时候是吃不上饭。孩子告诉我，每天放学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的回家，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放学回家，他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；孩子告诉我，他每一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房间所有的灯，仿佛这样才安全一些；孩子告诉我，他最开心的事是从学校回来飞奔到大灶，炊事班的叔叔竟然还没有下班，他可以有饭吃了，哪怕只是剩菜凉饭，也比方便面腿肠好吃得多；孩子告诉我……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一个母亲对孩子视如生命却不得不分离的痛，一个母亲爱子至深，然明知孩子过得艰苦苦涩却无能为力，妈妈，我只想，如果心痛能够让人心碎，我还有因我而心痛的幼儿和父母，我们的心一定早已碎如齑粉。

不得已，孩子又回了河南老家。当孩子提着换洗的衣服、脏乱的书包和吃剩下的一点干粮，摇摇晃晃出现在外公外婆面前时，看着他蓬乱的头发，消瘦的面孔，二老忍不住老泪纵横。当孩子唯一生活在父母“身边”的一次经历，但这次“团聚”一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。从此以后，直到孩子考上大学，他再也没有提出想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愿望。

当年到高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夫妻团聚。但到了喀喇昆仑山才知道，因为工作岗位不同，夫妻相聚比以前更难。重重叠叠的山常常使我们相隔千百里之遥。2006年初，丈夫在高原执行任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，胸椎、尾椎等多处骨折。但此时我却接到了归队通知。在高原边防工作21年的丈夫没有多说什么，默默支持我踏上了高原的路。丈夫先后辗转三级医院救治，我却没有在丈夫身边照顾他一天。同为边防军人的丈夫理解我，多年来从没有任何抱怨，但偶尔他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起战友们的妻子。妻子会为他们洗熨衣裳，整理着装；妻子会给他们煲汤熬粥，做出合口的饭菜。每当此时，我会默默不发声。不仅仅是我的丈夫，相信这是每一个丈夫都期待的。这些琐碎小事里饱含了妻子对丈夫深深的爱意和浓浓的温馨。对丈夫的期待和向往，我心中充满愧疚，只能以沉默作答。

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。孩子自幼交由父母帮助照顾，10多年里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得而知，仅仅是对孩子日日穿越生死线的忧心、痛惜，就足以让他们时时牵挂，白发早生。

虽然经历了许多，承受了许多，但我很幸运，因为我还活着。而身边的一些战友却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2005年，边防连军医先锋，巡逻途中牺牲。牺牲前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；等战友们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时候，只能从山崖边破碎的痕迹上判断，他由此连人带马滑落山脚。一周后，在距离边境线很近的我方境内河道中，发现了他已面目全非的尸体；2011年1月，驻阿里某部主任耿雪峰，结束休假归队途中，所乘车辆从半山腰翻滚至156米的山谷中，当场死亡，32岁。同车死亡16人；2012年1月，医疗站三期士官谢晋，回乡探亲途中，因雪大路滑，所乘车辆发生翻车事故，坚硬的车框瞬间掀去了他的半个头颅，惨白的脑浆沾染着猩红的鲜血涂染在银白的雪地上，死亡时年仅27岁；2012年11月，阿里军分区扎达县武装部干事李立伟，因病死亡。他前一天刚结束休假归队，次日晨起隐隐感到不适。周围的人确实没有过于在意，因为胸闷不适，甚至头痛欲裂在高原都是最常见的症状。大家交代他在房间好好休息，便都去开会了。中午，等大家散会回来，只见他已经倒在床边的地上。一双手徒劳地伸向门的方向。痛苦中，他可能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，拼命挣扎跌落床下，并拼尽全力爬向门的方向。他希望爬到门外，希望有人看到自己，希望有人听到自己微弱的求救声。他不想死，他还太年轻，生活中还有太多的美好来不及体味。他多么希



上哨。 向文军 摄

望着幼儿长大，多么希望与妻子相濡以沫，多不希望父母因白发人送黑发人而痛断肝肠。但他终于没有获得生的机会，悄悄离去了。临终前甚至没有来得及给亲人留下一句遗言。此前，李立伟身体一直很健康，从无心脏病等相关病史。他从调至高原工作到牺牲刚满10个月。牺牲时年仅32岁，家中幼儿仅3岁。还有……还有……

这就是高原边防，走进这里，便意味着艰辛、苦涩、危险、心痛；意味着奉献、牺牲；意味着许许多多的始料未及……

回望人生，如果没有选择高原，我会和绝大多数母亲、妻子、女儿一样，呵护着自己深爱的人，也被自己深爱的人呵护。但这一切从走上高原的那一天起，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。那是一颗柔软的心一次次伤得鲜血淋漓，痛得碎如齑粉。如果没有走进高原，我会和医院的许多同事一样，享受舒适，品味精彩，而不过今日，历尽千难万险，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我有一千个理由后悔，有一万个理由抱怨。为什么，付出了许多、牺牲了许多却不后悔？为什么历尽艰险苦涩依然执着？

2013年8月的一天，在军分区杨诚政委的特意安排下，我第一次得以乘巡逻艇行驶于班公湖面。阿里高原正午的阳光透过稀薄的大气层，带着刺目的光亮倾斜到湖面。

我没有到船舱里躲避日光的直射，尽管我深知高原阳光里含有极为强烈的辐射，尽管我知道这些辐射对人体、对肌肤有严重的影响，尽管我知道自己每一次在高原肤色都黑得令人不忍目睹。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，但我依然舍不得离开甲板。因为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
班公湖，藏语称之为“措玛囊拉任波”，意为“长脖子天鹅”。班公湖确实像一只优雅而美丽的天鹅。而且，正如她的名字一般，脖子格外长。靠近日土县的德卜姆切犹如天鹅浑圆的腹部，其他绝大多数地方均为狭长如河道般的湖面。

静静坐在甲板上，目光贪婪地抚摸着眼前的一切。近观船舷旁，湛蓝的湖水如柔软的丝缎，轻轻托起了巡逻艇；艇尾，湖水则全然不见了令人心醉的沉静。它们急急匆匆从艇下蜂拥而出，在螺旋桨的有力搅动中，瞬间化身为一捧捧珍珠、一堆堆碎玉；数不清的圆润珍珠轻盈跃出，又极速汇入不断涌出的碎玉堆中。昔日，班公湖鱼很多，常常追随巡逻艇游动，时不时在螺旋桨的搅动中跃出水面，一不留神还跃到了甲板上。“西海舰队”的官兵们常常为这从天而降的美食喜不自禁。现在，班公湖的鱼明显比以前少了许多，是因为人们的捕捞还是因为生态平衡受到了影响。

放眼远眺，从岸边缓缓向后移动的群山，熟悉的如同自己手心的掌纹。浑圆的山峦稳稳端坐在如象足般硕大的山脚上，仿佛它们一成不变的模样。然而我知道，在地壳残酷折叠，把特提斯海变成山峦的那一刻，它们也曾经是锋芒毕露的险峻、千姿百态的奇丽。现在，山顶的浑圆展现着群山历经的万年风霜，亿年沧桑；山体的沟壑诠释了它们由尖锐变圆润的过程；山脚下山体细胞的堆积则证实了高原的演变。这就是阿里的山，这也是阿里成为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的缘由。

山脚下，会出现一抹抹绿色，这些绿色或者明显，或者不明显，甚至隐隐约约若隐若现，如果不是仔细瞧，几乎难以发现。只有走过阿里、走过班公湖的人才知道，那零星的绿色里会拥有多少令人感动的生命。

走近绿色你会发现，那也许是一片班公柳。高原生命的生存永远是那般艰辛，没有人不知道班公柳的生命中经历了什么，只看到它经历残酷磨砺后的顽强。几乎没有一棵班公柳的枝叶是完整的。它们的树皮总是被残忍地撕脱了一部分、一半，甚至更多，甚至一丝不挂，在高原肆虐的寒风中裸露着白森森的胴体。许多班公柳承受不住这样的残酷折磨磨死去，而在残根断枝上又萌生出稚嫩的新绿。无人能够预测这新绿能否长成，但这新绿却彰显了生命的不屈。

视野中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陆续走进脑海，混沌的脑海豁然开朗，困惑自己多年的问题终于浮现出答案，而这个答案是自己找了许久而不得的。

戍守高原十五载，在艰险苦涩和痛苦忧伤中，在忍耐坚守和牺牲奉献中，不知不觉间，这片土地已经悄然融进我的骨血，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深爱这片土地，因为高原的美丽，更因为领土的神圣，这片美丽只应属于我的祖国。我深爱这片土地，爱得是那样刻骨铭心、爱得是那样难舍难分。这是一个边防军人对自己付出所有守卫着的土地的热爱。

此生作为一名边防军人，为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、为守护人民美丽的家园，牺牲所有我无怨无悔。



汪瑞为边防战士做心理疏导。



团体心理疏导。

罗向全 摄